

清初戏曲家龙燮生平、剧作文献新考

陆 林

在清代文学史和戏剧史上,江南安庆府望江县之龙燮具有一定的地位。其少负“神童”之誉,屡赴秋闱不第,由“恩例北监”^①荐举康熙十八年宏博,官终工部员外郎。诗有《和苏诗》三集,现存康熙刻本和抄本,民国徐世昌以“诗多逸趣,而不掩其神骏之气”相许^②。所作戏曲知有杂剧《芙蓉城记》和传奇《琼花梦》两种,至少后者曾在当时多次演出,康熙中叶甚至出现过“都下梨园争演之”的盛况^③。关注龙燮的现代戏剧学者,首先是卢前、孙楷第和赵景深等先生,他们在有关著作或文章中,对龙燮及其剧作都有所介绍。进入1980年代,先父陆洪非先生根据家藏文献资料,首次较为深入全面地研究了龙燮生平及剧作^④。此后,庄一拂《古典戏曲存目汇考》、周妙中《清代戏曲史》、邓长风《明清戏曲家考略》、齐森华等《中国曲学大辞典》、郭英德《明清传奇叙录》、李修生等《古本戏曲剧目提要》等,也都有所著录或考述。以下围绕龙燮及其剧作的相关史实,就学界至今语焉不详或以讹传讹的问题给予辨考。

一、龙燮生卒和字号辨析

关于生卒年。民国时赵景深在安徽学院执教期间写成《龙燮的江花梦》,因撰述的重点在评述剧本,未涉作者生卒,但首次引述了龙垓所著其父年谱多条^⑤,从“某某年府君某某岁”的原始资料中,读者可以得出龙燮生于1640年的准确结论。此后,先父根据《燮公年谱》,准确记载龙燮“明崇祯十三年(1640年)出生……康熙三十六年死于任所”。这一成果,经邓长风的引述^⑥而

①龙燮:《望江县志》卷七《选举》,清康熙十二年(1673)刻本。

②徐世昌:《晚晴簃诗汇》卷四十二,中国书店1989年影印本,第572页。

③田雯:《冬夜招揆哉石楼鲁玉彦来文子小饮》之四诗注,《古欢堂集》卷十四,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④陆洪非:《龙燮及其〈江花梦〉与〈芙蓉城〉》,《艺谭》1982年第3期。

⑤赵景深:《明清曲谈》,古典文学出版社,1957年,第222-223页。

⑥邓长风:《十位清代戏曲家生平考略》,《明清戏曲家考略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4年,第567页。

被学术界多数学者采纳。另有影响者,是张慧剑据《过日集》卷十五著录生年为崇祯十六年(1643)^①,钱仲联主编《中国文学家大辞典·清代卷》同此。然《过日集》卷十五仅有龙燮《丁未初度》七律:“敲针骑竹浑如昨,破帽青衫忽到身。榆莢囊空难使鬼,梅花赋就尚惊人。独为南阮惭群从,安得西华慰老亲。时未举子。笑问山妻钁典未,且须沽酒过兹辰。”^②无论是诗题还是诗句,皆无指示生年的有用线索。至于周妙中记载为“万历四十七年,1619——康熙三十一年,1692”^③,未云出处,故已无从辨析致误之由。为了取信并便于学界引用,现将先父所据《燮公年谱》抄本文字录下:“公生于崇祯十三年庚辰正月十七日子时,卒于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八月十一日戌时。”^④可知其具体生卒公元为1640年2月8日—1697年9月25日,享年五十八岁。江庆柏据田雯《挽石楼》确定其卒年无误,惟云“赵景深撰‘年谱’卒年作康熙三十三年(1694),不确”^⑤,则属未验原文之论。赵氏从未撰过龙燮年谱,其文所引年谱最迟为康熙三十三年事,不能因此误解龙燮卒于此年。关于其生年,还有一条资料未见前人披露,即清抄本《康熙十八年鸿博履历》“乙酉年正月十七日生”,则为清顺治二年(1645),虚减年龄五岁。“官年”与“实年”有差,自宋以来已然如此^⑥,在明末清初的科举履历中乃常见现象,亦不足为据。但此类履历中记载的出生月日还是可信的,可据以补充一般传记只载生年之不足。据此,可将龙燮《丁未初度》诗的创作时间定为康熙六年(1667)正月十七日,时年二十八岁。

关于字号。龙燮字号,见于记载的有:字理侯,号石楼、雷岸、改庵、雷岸居士、石楼主人;见于戏曲创作的,还有“蓬蓬道人”^⑦、“寓兰居士”^⑧;晚因戏曲《琼花梦》闻名,友人称其为“琼花主人”^⑨。《燮公年谱》对主要字号的命名时间有记载:康熙十一年(1672)“别号石楼”、十九年(1680)“更号雷岸”,三十一年(1692)“又号改庵”,可供参考。但是,谭正璧、赵景深说“一字二为”^⑩,卢

①张慧剑:《明清江苏文人年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6年,第576页。

②曾灿:《过日集》卷十五,清康熙十二年(1673)刻本。笔者所见本,书名签另端有“63.5.19 张慧剑”钢笔字迹。

③周妙中:《清代戏曲史》,中州古籍出版社,1987年,第96页。

④龙垓:《燮公年谱》,家藏旧抄本。

⑤江庆柏:《清代人物生卒年表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5年,第102页。

⑥洪迈:《容斋随笔·四笔》卷三《实年官年》,岳麓书社,1994年,第438页。

⑦龙燮:《江花梦》卷首,清乾隆四十二年(1777)刻本。

⑧龙燮:《芙蓉城记》卷首,清乾隆四十二年刻本。

⑨王项龄:《廿四日同人集雷岸斋用前韵》注曰:“阮亭司农作绝句十首,赠琼花主人。”《世恩堂诗集》卷十二,清康熙刻本。

⑩谭正璧:《中国文学家大辞典》,光明书店,1934年,第1377页;赵景深:《读曲小记·安徽曲家考略》,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,1959年,第37页。

前和孙楷第亦云“字二为”^①,当代各家皆相沿不疑,差别也就是“字”或“一字”而已。惟先父文章曾指出“龙燮胞兄字‘二为’”,惜未引起注意。龙光(约1637—约1726)为燮胞兄,康熙六年(1667)进士,历官太原、台湾同知,能证明其字“二为”的史料不烦赘引,义出《诗经·蓼萧》:“既见君子,为龙为光。”有关龙燮其字,还有两种著录,一是“石栖”^②,一是“中允”^③。前者沿袭了赵景深《龙燮的江花梦》的错误引文,该文两处引用《燮公年谱》“别号石棲”、“编为《石棲藏稿》”,一处引用蒋士铨《江花梦》序“石棲先生有神童之誉”^④,“棲”乃“樓”之形讹;后者则是误将官职视为字号,“中允”指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,或简称为“詹允”、“官詹”,是龙燮于康熙三十年(1691)由翰林迁转之职,方志云其“由编修开坊”即指此。龙燮早年还有一号“桂崖”,各家从未著录:康熙望江知县刘天维曾撰《石楼峰》诗,题注曰:“皖山形如楼观,龙桂崖取以名集焉。”^⑤刘氏为龙燮撰写过《石楼四集序》^⑥,此处指龙燮无疑。在龙燮纂修的《望江县志》中,有溧水黄如瑾《过大雷赠龙桂崖》和金坛张大心《将归金沙赠别大雷龙桂崖》。后者诗云:“飞兔不家有,和玉非人抚。龙螭实间兴,麒麟可亢輶。石楼擅藏编,焜耀贵盈尺……”^⑦大心于康熙初任望江训导,“学问该洽,尤善诗赋”^⑧。龙燮《送张天放先生还金沙》^⑨便是为其所作。龙燮受刘天维之聘修撰县志,于康熙十二年(1673)十二月撰新志序,落款曰“嘉平月望日邑国子生龙燮题于万卷堂”。万卷堂,或为龙氏堂号。

二、《芙蓉城记》版本及创作时间考

《芙蓉城记》杂剧,今存刊本与两种抄本。唯一刊本即与乾隆四十二年(1777)蒋士铨序《江花梦》合刻者,一册七出不分卷,首为自撰《芙蓉城记引》,次为蒋氏《题词》七绝六首,次为目录,正文大题下署“石楼主人填词”、“寓兰居士评校”。抄本所知有两种:一为先父所藏旧抄本,封面题“芙蓉城”,首为“莲池渔隐”撰《题芙蓉城感石楼公作》七绝四首,乃刻本所无,次为目录,另行下署“龙雯手抄”,正文大题下署“望江龙燮石楼著”;一为《和苏诗》

①卢前:《明清戏曲史》第六章,商务印书馆,1935年;孙楷第:《戏曲小说书录解题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0年,第361页,《后记》云文皆成于1934—1938年之间。

②齐森华等主编:《中国曲学大辞典》,浙江教育出版社,1997年,第161页。

③郭英德:《明清传奇叙录》,河北教育出版社,1997年,第737页。

④赵景深:《明清曲谈》,古典文学出版社,1957年,第221页。

⑤《望江县志》卷十二《艺文》。

⑥《望江县志》卷十二《艺文》。

⑦《望江县志》卷十二《艺文》。

⑧《望江县志》卷六《官师》。

⑨曾灿:《过日集》卷八《七言古》。

附抄本,正文大题下署“望江龙燮石楼”,无序跋和题诗,正文曲词与龙燮抄本基本一致,宾白科介则与前两个版本各有异同。该本《和苏诗》“丘”作“邱”,“弦”字无缺笔,或为民国晚近抄本。

关于此剧的创作时间和地点,向无记载。自撰《芙蓉城记引》交待,是客居“兰水”之地、“拥炉呵笔”之时写下的作品。文中自叙友人央求作剧时所云“先生之《四集》,诗赋文词已具,而传奇独缺”,似是龙燮其诗文集已经编就而尚未染指戏剧时的口吻。据年谱载,康熙十四年,“夏客扬州”著《琼花梦》传奇。故《芙蓉城记》的时间下限只能在康熙十四年初春之前。周妙中在引述龙燮小引后,认为“此剧是作者老年的作品”。这一判断,可能源于她对“四集诗赋文词已具”和方志有关记载的理解。由其任责编的《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》载有乾隆县志龙燮传,其中言及“有和苏诗文赋,亦多传者”^①,周氏不辨其误,亦云“著有《和苏诗文赋》”^②。因为《和苏诗》三集的确成于作者晚年(初集有康熙二十九年嵇永福序),故其认为《芙蓉城记》亦作于老年。其实,县志中的那两句,应标点为:“有《和苏诗》,文赋亦多传者。”与考证杂剧创作时间无关。所谓“诗赋文词已具”的“四集”,亦名《石楼四集》,县令刘天维称誉其水平是“赋自西京以下,诗自大历以还,文自欧、苏以上”^③。《燮公年谱》载龙燮康熙十二年(1673)“肆力于诗赋古文,编为《石楼藏稿》”。从时间和文体看,“四集”与“藏稿”乃一书之先后名。龙燮本人康熙十二年底尚在纂修县志,该志卷十二《艺文》之部,已收入刘天维撰《石楼四集序》和谈志撰《读龙石楼文集》诗,故《芙蓉城记》写作时间只能是在康熙十三年(1674)冬(或次年初春),作者三十五岁。“兰水”,古人多以之代称兰溪和莆田。从龙燮履历看,没有到过浙江和福建的记载。此处是指“茹兰溪”,乃与望江毗邻的建德县城南之著名风景,故以此代称建德(今安徽东至)。高寅《八景记》云:“邑号茹兰,始信古人锡名之意不谬云。”参见乾隆《池州府志》卷十二《建德山川》。该县王尔纲(1643-1694)于康熙二十七年辑刻《名家诗永》,金佐序称其为“兰溪王子绍李”,自序落款“兰水王尔纲撰”,可确证“兰水”指建德。《名家诗永》不仅收入龙燮《寄怀江武子先生》等三首诗^④,据有关评语,王尔纲对其早期诗歌创作十分了解。如评其兄龙光诗云:“此先生晋阳怀古之作,意致遥深,兼有经济在内。谢家康乐,固不让惠连也。”(卷六)评龙燮《南陵石壁画马》云:“铤斋叙雷岸集,谓其宗太白,而此篇则居然子美矣!”铤斋,乃建德江桓之号,即龙燮曾写诗寄怀的江武子,诗有《答龙理侯》(卷三)。《名家诗永》成书

①赵景深、张增元编:《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》,中华书局,1987年,第246页。

②周妙中:《清代戏曲史》,中州古籍出版社,1987年,第96页。

③刘天维:《石楼四集序》,《望江县志》卷十二《艺文》。

④王尔纲:《名家诗永》卷十二,清康熙二十七年(1688)刻本。

时,江桓已逝世多年^①,所叙“雷岸集”之语及王尔纲所录龙燮诗,或均出自己佚之《石楼四集》。只是不知龙燮写剧时所“寓王氏一小楼”^②,与王尔纲是否有关系。

《芙蓉城记》乾隆刻本存世者极稀,读过的学者可能不是太多。庄一拂认为“本事见施注《苏文忠公诗集·芙蓉城诗》下引胡微之《王子高芙蓉城传略》”^③,固然是未见作品的臆断;《中国曲学大辞典》在概述剧情之后,正确指出“与胡微元芙蓉城传所记王子高事不同”^④,也未必看过原作。因为所述剧情似与《古本戏曲剧目提要》一样,均转录自周妙中《清代戏曲史》,周氏则是根据孙楷第民国年间为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》所撰提要。因为,除了叙述文字的基本一致外,诸位还众口一词地说石曼卿是“以许廷辅、孙秀、武承嗣、元稹、李益等五案奏帝”^⑤。看过剧本的孙先生可能因疏忽而漏写了第一案,即毛延寿“嫁汉妃于绝域”案(第五出《宣谕》),阎罗罚其变马,“在边城上,也等他受些风沙之苦”(第六出《惩奸》)。此外,各家对情节的叙述都省略或忽略了第三、四出,内容大致是陶穀、武公业、《名媛集》中徐必用、《孟子》中乞墦齐人,分别来芙蓉城寻秦若兰、步非烟、朱希真、齐人妾,欲重归旧好。不料那些曾是她们姬妾或妻子的女性,在这座仙境中变得独立自强,对这帮假道学、无出息或不谙风情者,极尽奚落调侃之能事。研究作者的男女观或爱情观,这两出戏不可忽视。

无论是曲牌、唱词、宾白、科介、舞台说明,乾隆刻本与抄本都差异明显。尤其是第二至四出,文字异同之大令人诧异。如第三出《乞诮》,乞丐齐人(丑扮)讽刺商人徐必用不知怜香惜玉,唱其妻朱希真【满路花】《风情》原作^⑥,明明标注“(丑学妇人妖态,唱《风情》原词介)”,刻本曲牌却是〔商调〕【梧桐半折芙蓉花】,除了前四句外,后面诸句与【满路花】原作无关,只有抄本的曲牌和唱词是与“唱《风情》原词”的表演提示相同。再看第四出《索偶》,共九支曲子,除了【尾声】无差异外,前八曲由四女性依次各唱两曲,从曲牌到文字都迥然不同。为省篇幅,仅以秦若兰、步非烟所唱为例:

①建德孔尚大:《梦亡友江武子》:“自作吞声别,遥遥忽数年。”《名家诗永》卷十。

②龙燮:《芙蓉城记引》。

③庄一拂:《古典戏曲存目汇考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2年,第701页。

④齐森华等主编:《中国曲学大辞典》,第459页。

⑤孙楷第:《戏曲小说书录解题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0年,第362页。

⑥周邦彦《片玉词》卷下收录此词,题目作《冬景》,惟《草堂诗馀》卷二署作朱希真《风情》。

乾隆刻本《芙蓉城记》	抄本《芙蓉城记》
【南江儿水】你停车骑来扳路柳烟花，平白的为云为雨向邮亭下。说甚么翰林学士真无价，道学先生由来假。闻你实录书成潇洒，可也拈毫记载这风流佳话？	【寄生草】想着你停车骑，凑着俺堕烟花。平白的为云为雨向邮亭下，说甚么翰林学士真无价。却原来道学先生都是假。则问你修实录几朝书，可也曾载这段风流话？
【前腔】听你言堪诧，俺当初偶玷瑕。老葫芦休想仙娥画，游丝漫引芙蓉架。书生骑着将军马，劝你把邪心收架。雪水煎茶，抵得过羊羔杯斝。	【东瓯令】你说的来堪笑诧，俺白璧当初也是偶玷瑕。老葫芦怎还想仙娥画，空傍着芙蓉架。你书生骑着将军马，且消受雪煎茶。
【前腔】岂是鸾依镜，真惭凤逐鸦。可也是天公老丝绳挂，还亏你尘颜俗状把烟云踏。全不记兰摧玉折鞭捶下，杜宇冤禽立化。刺血污游魂，悔不了当初偷嫁。	【寄生草】不料你来骖凤，转恨着旧随鸦。可也是天公老丝绳挂，还亏你尘颜俗态把烟云踏，全不记兰摧玉折鞭捶下。莽男儿虽则是世间多，恶因缘只悔的当初嫁。
【前腔】相配怜儒雅，你村沙怎似他？卓文君难守临邛寡，些儿罪过风流煞。做神仙不报你冤仇罢，可记当时打鸭？看银汉文鸳，岂与你山鸡相亚？	【东瓯令】俺伴庸愚逢俊雅，惜貌怜才怎放的他？卓文君也守不住临邛寡，这罪过风流煞。做神仙不报你冤仇罢，好别处觅生涯！

乍看起来，无论刻本抄本，文字各有千秋，难以判断孰优孰劣、孰先孰后。作者逞才使气，才华横溢，居然能够为一场戏写出两套曲词，真可谓以文为戏，与小引自述“以其为游戏”的创作态度恰为呼应。然仔细体味角色关系和人物矛盾，抄本的语句似更犀利、恰切些。鉴于刻本有作者初稿自序，而抄本莲池渔隐题诗有“早知鸿博赋朱笺”句，即题写于康熙十八年（1679）以后，加之第三出丑唱《风情》是否“原词”的佐证，可以推测两个近代抄本所据的祖本乃修改稿。至于具体改动时间，当与初稿间隔不久。龙燮康熙三十四年（1695）撰《看演〈琼花梦〉剧漫书六首》，之六云：“《芙蓉》直与《四声》齐，徐文长有《四声猿》。脱稿知谁袖底携？老觉江淹才思尽，水东流水那能西。”诗末自注：“曩客兰水，撰《芙蓉城记》，本石曼卿事，音节极悲壮可观，稿竟为某窃去。常拟续之，辄阁笔而罢。”后有同年李铠评语：“六首各有妙绪可寻，但恨不见《芙蓉城记》。然宝物自在人间，吾将访而求之。”^①可见《芙蓉城记》修改“脱稿”后不久，便被熟人窃取；直至其晚年，不仅自己未再染指，且友人也无缘目睹。不能仅据作者晚年诗、注，便认为修改者另有其人。

^①龙燮：《和苏诗三集》，抄本。

三、《琼花梦》版本与题名考

从现有资料分析,传奇《琼花梦》康熙刻本就有两种,一由大学士冯溥出资于康熙十八九年间刊行^①;一由赵士麟于康熙三十五年“捐俸重刊”(《燮公年谱》),惜皆未见。乾隆四十二年,龙燮从曾孙“鹤柴廉使”(此人当即曾任江苏按察使的龙承祖)以“旧刻漫漶,将重镌之”,请曲家蒋士铨“校勘而序之”。此便是迄今仅传的刻本,题名《江花梦》,《古本戏曲丛刊》第五集据以影印。凡二卷二十八出,首载序两篇,分别为“仙湖弟赵士麟”和“乾隆丁酉夏五馆后学铅山蒋士铨”所撰,次为高珩、冯溥、施闰章、郑重、尤侗、彭孙遹、彭定求、尹澜柱、归孝仪、王士禛、田雯、王项龄、袁佑、毛际可、苏伟、殷誉庆等题诗。至清末光、宣之际,沈宗畸《晨风阁丛书甲集》收入该剧,作者署名、序文、题诗均与刻本相同(仅蒋序在赵序前)。惟正文大题作:琼花梦^{一名江花梦},下署“合肥李靖国可亭藏本”、“江都童闰补萝校刊”。此本乃现存惟一题名《琼花梦》之印刷本。但该丛书编印甚为粗疏,仅排至第九出《套笺》【字字双】“明年三十尚儒童,没用;除非提学积阴功,白送;攀高近”,以下竟付阙如!

该剧另有抄本多种:一为赵景深旧藏抄本《江花梦》,据其《龙燮的江花梦》引述,底本出自望江龙氏家藏,卷首有乾隆蒋序和诸家题诗;一为先父所藏旧抄本《江花梦》,与龙雯抄写《芙蓉城记》字体相近,底本当亦出自望江龙氏,无序文题诗;一为“古吴莲勺庐抄存本”,末有宣统二年(1910)饮流斋主人许之衡跋:“是编板已久佚,偶于沈词部太侔处得见抄本,为之狂喜,爰录而存之。”可见其祖本即是晚清沈宗畸(字太侔)所见之李靖国(李鸿章侄孙)藏本,故题名亦为《琼花梦》。其作者署名、序文、题诗与晨风阁本相同,从剧名题作“琼花梦”、蒋士铨序比刻本多出一句(见下)以及正文的具体文字出入判断,古吴莲勺庐抄本的祖本当比乾隆刻本和笔者家藏抄本为早。

应该指出,现当代学者评述或著录该剧时,均以《江花梦》为本名(谭正璧例外),这是错误的。其一,当时涉及该剧的所有文献,最早为尤侗康熙十七年(1678)写^②,最晚为孔尚任康熙三十六年(1697)写^③,皆作《琼花梦》;其二,乾隆刻本《江花梦》卷首所录各家《江花乐府序》和《江花梦诗》,凡能在本集中找到原文者,皆作《琼花梦》,如赵士麟和王士禛的别集中,便分别有《詹允

①赵士麟:《詹允龙雷岸琼花梦剧序》:“《琼花》之梓,自益都相国。”《读书堂彩衣全集》卷十三,清康熙三十五年(1696)刻本。冯溥,山东益都人,康熙二十一年致仕。

②尤侗:《龙石楼金陵纳姬》之三诗注:“石楼感梦,曾制《琼花梦》乐府。”《于京集》卷一,清康熙刻本。

③孔尚任:《燕台杂兴三十首》之三诗注:“龙改庵作《琼花梦》传奇,曾于碧山堂、白云楼两处扮演,予皆见之。”《长留集》卷六,清康熙刻本。

龙雷岸〈琼花梦〉剧序》、《观演〈琼花梦〉传奇柬龙石楼宫允》；其三，龙燮自己提及该剧时，皆称《琼花梦》，见其诗《澄江少宰招集诸君于寄园观演〈琼花梦〉剧即事二首》^①等；其四，该剧大要是写荆州江霖，因扬州蕃厘观琼花仙使持诗笺、宝剑托梦，始得与各自物主袁餐霞、鲍云姬成就姻缘，“琼花”之名顺理成章，“江花”之梦则难以解释。改为《江花梦》，当为作者身后之事。

《琼花梦》或《江花梦》各本之间，在文字上存在一定差异。表面上看，抄本鲁鱼亥豕之处较多，而刻本经过蒋士铨校勘，文字较为整饬。但仔细辨析，刻本内容多有不如抄本者。如与莲勺庐抄本及家藏抄本比较，第七出《触热》唱词“只赢得南柯入梦”，“柯”，刻本作“枝”；第十五出《谍问》僧人王嵩受命入敌营行反间计，故意被擒，假云：“空死了，不能成将军之事，深可恨（家藏抄本作“惜”）也！”此三句，刻本作“空死不了将军事矣”；第十七出《平贼》生“集唐”上场诗：“伏波横海旧登坛”，句出张谓《杜侍御送贡物戏赠》，末字刻本作“场”；第二十出《侠露》“休怪小生唐突，这是老夫人的主意”，刻本无后三字。凡此，似以抄本为优。亦有家藏抄本和乾隆刻本文字相同，而与莲勺庐抄本有异者。如第六出《寇起》开场曲【北粉蝶儿】，家藏抄本和乾隆刻本为西夏两员大将唱：“虎帐屯沙，赛长城驼峰围匝，貂双插。绣帽蛮靴，侍龙庭，班豹尾，一人之下。”然后由西夏王接唱“要收罗锦绣中华，请看俺英雄西夏”；莲勺庐本则全曲均由西夏王元昊唱，“侍”作“敞”，“一人之下”作“贺兰山下”。第七出《触热》“惭愧无才营厦栋”，莲勺庐本作“愧才庸，无术营梁栋”。第二十出《侠露》“只怕我这女娘还是假装”后，莲勺庐本多出“只怕我这保姆也是假装”一句。第二十二出《闺谗》“姻缘两字真奇异”，前四字莲勺庐本作“红丝绾合”。第二十五出《倩合》【上林春】“郁坐无聊正嗟叹，则待整衣衫款洽”。在两句之间，莲勺庐本有“这哑谜儿将人坑杀，漫将就里支吾”两句。故从整体来看，莲勺庐本文字似胜一筹。

再如赵景深《龙燮的江花梦》所引本，有学者认为“系据刻本抄录”^②。比勘之后，发现未必如此。如第八出《焚冠》，才子江霖因受进士卓子然冷嘲热讽，愤而焚弃儒冠、投笔从戎时，刻本和其他抄本有如下道白：“那顶方巾儿，如今既用他不着，不若取将出来，别他一别，一把火先送了他的行。”赵引本却无“如今”和“取将出来，别他一别”十字。如果说此处还存在引者有意省略的可能，第七出《触热》，江霖痛斥“自古科名不尽公”的唱词“不过是金银势要，援引钻营，情面关通。看文章出手面先红”，接下来的一句，刻本、抄本及晨风阁本均作“便云霄捷足人争痛”，惟赵引本作“便云霄捧足人争诵”^③，于意似长；而

①龙燮：《和苏诗三集》，抄本。

②郭英德：《明清传奇叙录》，第738页。

③赵景深：《明清曲谈》，第219页。

且所录蒋士铨序文,亦与刻本有重要出入:“夫江郎,有文之士也,至焚弃儒冠、远从戎伍,岂不曰斯世之大,终无知我者欤?乃英华未泄,而袁氏知其文;功名未立,而鲍氏知其略。”^①其中“乃英华未泄”五字,惟见莲勺庐抄本和赵氏引文本,刻本竟脱漏无踪,以致文意难通,对仗落空。这五个字的有无,又带出一个问题:这两个版本固然决不可能是抄自刻本,所据是否可能是乾隆刻本之祖本、这两个本子之间究竟差别有多大?可惜复旦大学图书馆编《赵景深先生赠书目录》中已查无此目,暂时尚无法深究。

据《夔公年谱》记载,龙夔康熙八年(1669)三十岁丧偶(十一年后始继娶)、康熙十一年弃绝科考,而《琼花梦》是康熙十四年“夏客扬州”时的产物,时年三十六岁。本文又考出《芙蓉城记》约写于上年冬,即两剧都是其中年时的作品。丧偶、弃考,这两件人生大事,不妨作为理解其剧作内容的情感和思想背景;经过短篇杂剧的演练后,迅即写作了长篇传奇,则体现了其戏剧创作艺术形式的延展过程。史实考证与文本研究之关系,或许可以由此而建立。至于近代的普通抄本比乾隆时的名家刻本在内容上更为丰富,则再次印证了从事文本研究离不开细致的版本考证;不能因刻本较早问世而忽视晚出的抄本,这是研究龙夔剧作版本个案的一点收获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

^①赵景深:《明清曲谈》,第222页。